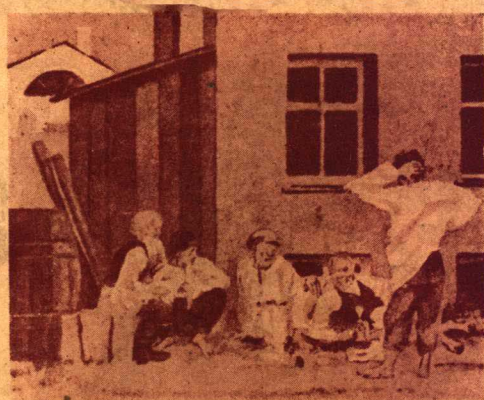


人在間

著 基 爾 高
譯 愚 季 王



行發社版出書讀



分發行所	發行者	發行人	繙譯者	原著者
重慶三聯書店	上海四川北路二〇一〇號 重慶民生路七三號	黃洛峯	王季愚	M. G. O. r k 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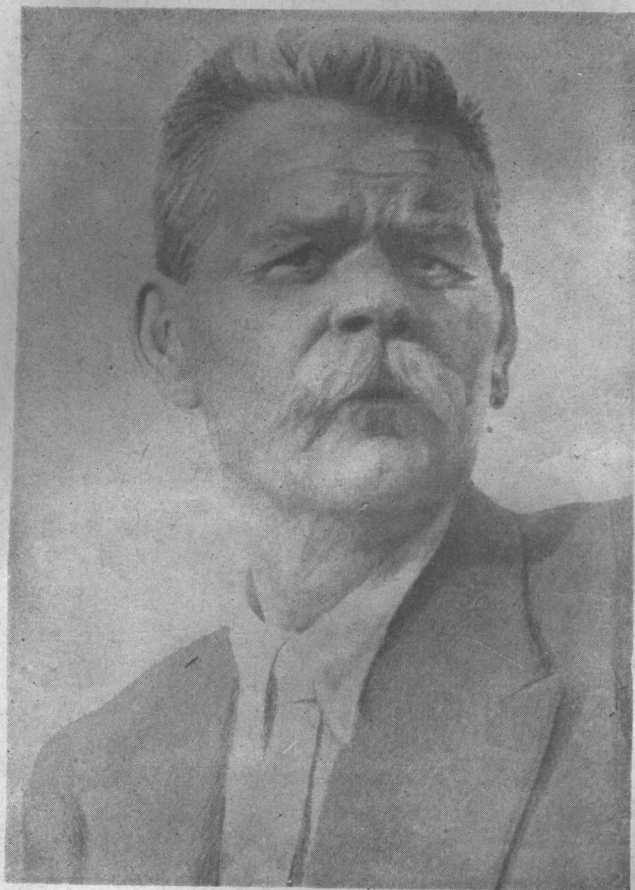
(S)版初月九年六三九一

(S)版三月六年七四九一

元九十幣國冊每價定本基



(1500)



M. GORKY

一

我，在人間，開始是在城裏鬧市上的一家「時新鞋店」裏做學徒。

我的主人是一個矮矮的小胖子，有着刮得光光的紫栗色的臉，青色的牙齒和一雙生着眼屎的眼睛。我覺得他是瞎子，并且相信他一定是的，我就做了個鬼臉。

——不要裝怪樣，——他輕輕地可是嚴厲地說。

我不喜歡這雙齷齪的眼睛盯住我，可是也說不準牠盯的什麼，——也許他只是打量我爲什麼做鬼臉吧？

——我說，不要裝怪樣，——他更加輕聲地，連那肥厚的嘴唇都不會牽動一下地叱道。

——不要抓手，——他對我發出枯燥的囁嚅，——要記着，你是在城內大街上的高等商店裏做事情哩，小徒弟應該像木頭人樣的站在舖子門口。

我不懂什麼叫木頭人，可是我不能不抓手：我的兩隻手，連肘部都給紅點跟瘡疤佈滿了，裏面的疥癬的微生蟲咬得我簡直受不了。

——你在家裏幹什麼的？——主人瞅着我的手，問。

我告訴了他，他搖搖給白髮密密地黏貼着的圓頭，輕視地說：

——拾垃圾，這真比做乞丐還要壞，比做强盜還要壞。

我毫不自餒地表示：

——我也偷過東西的。

於是，他的手像貓爪子似地按在櫃台上，驚訝地對我眨白眼，喃喃地說：

——什麼？怎麼偷的？

我解釋了那是怎麼一回事。

——唔，這倒是小事情，但是，假如你偷了我的靴子，或者銀錢的話，那我可要你坐一輩子的監！他說得很平和，我却給恐嚇得越發不敢親近他了。

除掉主人，在舖子裏做生意的，還有我的表兄，沙夏亞戈服夫，和一位靈巧的執拘的黃頭髮大司務。沙夏穿着藕褐色的上衣，白襯衫，打着領帶，還有捲邊的褲子，很驕傲，不大瞧得起我。

外祖父領我到主人那兒的時候，曾經拜托沙夏照顧我，教訓我，他頓時嚴重地皺了皺眉頭，搶着說：

——應該的，他應該聽從我的話！

外祖父把手放在我頭上，壓彎了我的頸子。

——要聽他的話啊，年齡跟資格他都比你老——

沙夏瞪着眼，提醒我：

——別忘記外祖父說的呀！

於是，從第一天開始，他認真地擺起自己的老資格來了。

——賈士林，不要瞪着眼睛，——主人教訓他。

——我，不要緊，——沙夏偏着頭答應，於是主人馬上接着說了：

——不要緊，回頭讓顧客把你當做山羊——

大司務，尊嚴地笑了笑，主人醜態地撅起嘴，沙夏痛苦地嚥着一口舌根下流出的血。

我不喜歡這些語言，許多的話，我都不懂，有時候好像這班人是在說外國話似的。

女顧客進來的時候，主人趕緊把手從衣袋裏拔出來，摸摸鬍子，臉上堆起得意的微笑；這臉就充滿了皺紋，一雙盲了似的眼睛，轉也不轉地盯着。大司務拉長了身子，手肘緊靠住腰，隨後兩條臂膀朝天伸了伸。沙夏怯生生地睜眼，拼命地藏着凸出的眼睛。我站在門口少微抓抓手，一面留心做買賣的規矩。

大司務屈着膝頭站在女客面前，大大地散開手指去量靴子的尺寸。他那顫抖的手，那麼細心地觸到女人的腳，彷彿深怕擦破了牠似的。脚呢，肥大得活像一個鸞頸的長瓶。

一天，不知道那一位官太太哆嗦了一下脚，隨後縮了回去，說道：

——「嗨，你幹麼搔癢……」

——「這個，一種禮節，——大司務趕緊熱誠地聲明。」

大司務那麼殷勤地對待女客，瞧着是多可笑啊，我爲了要忍住笑，只好掉過頭來對着玻璃門。但是，不久仍舊呆呆地繼續去觀察做買賣的禮節。——大司務那樣的招待，實在非常使我開心，同時，我想到我是一輩子也不會那麼靈敏地散開手指，那麼靈敏地給別人穿靴子的。

往往有這種事情：主人離開舖子到貨櫃背後的小屋子去，同時把沙夏也叫了去；趁這機會大司務跟女客就眉來眼去起來。一次，他摸了一個黃頭髮少婦的脚，攤在中指頭上，吻了一下。

——「嗨，你這流氓！——婦人嘆着氣。」

——「蒼，蒼蠅！」

這兒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了，簡直笑到站不穩脚那種程度，門門給撞落下來，門打開了，我的頭碰在玻璃上，玻璃給我碰得粉碎，大司務踏了我一脚，主人用戴着金戒指的手，在我頭上揉了揉，沙夏呢，也幾乎拉脫了我的耳朵。黃昏時候，我們回家的當兒，他還嚴厲地警告我：

——「留心趕走你這滑稽鬼啊！唔，這有什麼可笑的？」

接着又解釋道：假如大司務對太太們親熱的話，生意就會發達起來的。

——太太是並不需要靴子的，她故意來買，也許只是想瞧瞧仁愛的大司務，但是，你不懂事，胡鬧

這可侮辱了我啊，我何嘗同誰胡鬧過，只是他鬧得厲害呀。

每天早晨，一個生病的愛發脾氣的廚娘，在她沒起身之前的一點鐘，就叫醒了我；我起床之後，首先刷乾淨主人，大司務和沙夏他們的衣服，帽子跟鞋子，其次是炖「自暖壺」，預備一切爐子的木柴，洗滌中飯用的「味料架」，後來才到舖子裏，打掃地板，揩灰塵，預備茶水，配合買客的貨色，然後回家吃中飯；這個時間內，沙夏替代我站門口的職務，但是他認為這是降低了他的身價，責備我：

——懶東西，上工，我是在替代你呀……

我是多煩惱多寂寞啊！過去習慣了放蕩不羈的生活，從朝到晚踴躍在沙石滿地的古納文城的街上，齷齪的伏爾加河岸，田野間，森林裏。除了外祖母跟自己的同伴，不同誰談天，但是，現在刺激人的生活對我暴露了牠自己醜惡與欺誑的裏子。

往往發生這樣的事情：一位女客什麼都不買地去了，頓時他們三人感到怪難為情。主人甜蜜的微笑深藏着不露了，命令式地叫：

——賈士林，把貨色收拾好！

接着是惡罵：

——聯，豬獃！在家裏不安逸了，要到舖子裏來遊魂，假如你做了我的老婆，那我可要你……

說到他那潑辣的老婆，是一個黑眼睛，大鼻子的婦人，用腳踏他，便喚他，好像當他是奴僕。

他們常在低首下心地用阿諛逢迎的話句，送走女客過後，立刻就卑污無恥地瞎說女客的壞話，刺激得我常常想一下子跑上街去，追住那女人，告訴她他們怎樣的說她的壞話。

自然囉，我知道人們，背地裏都是愛互相誹謗的，他們一談到這些，總是特別興奮，好像這樣一來，就會給誰認識他們是極聰敏的人類，取得了世界法庭之認定似的。無數的人，總愛嫉妬，他們永遠不讚美任何人，并且，關於每一個人的任何醜惡，他們無不知道。

某一次，一位年輕的，蘋果色臉的眼光閃閃的太太來到舖子裏，她穿着黑皮領子的天鵝絨大衣，她的臉露出在領子上邊，好像一朵珍奇的花。在坑邊把大衣脫給了沙夏，就更加顯得美麗了些：勻整的臉緊遮着青灰色的面紗，耳上戴的是透明的寶石耳墜。她使我記憶起華希里士花王來，因此我自信這就是本省的省長夫人。他們非常恭敬地招待她，在她面前，彎着身子，好像在烈火前面那麼畏首畏尾地，滿口是阿諛逢迎的話。他們三個，滿舖子顛來倒去，好像着了魔，他們的影子滑過玻璃大門上，彷彿過遭起了火，又熄滅了，因此立刻變成了另一種的景象，另一種形式。

但是當她匆匆地挑選了幾雙貴價錢的靴子走了之後，主人撇着嘴對伙計們說：

——狗婆——

——總而言之，是髦兒戲子。——大司務輕蔑地說。

接着，他們開始你一句，我一句地說着關於這位太太的情人，和她的交際生活。

中飯過後，主人到店堂後面的房間裏睡覺去了，我呢，打開他的金錶，淋了幾滴醋在機輪裏。我很歡喜瞧牠不走動，手拿着錶退出舖子來，如有所失地說：

——爲什麼緣故呢？錶突然不走了！本來是永遠不會停的，該不是弄壞了罷？

雖然處在十足浮華的舖子裏，又忙於家庭的工作，但是我總像沉溺在嚴重的鬱悶的深淵裏似的，因此我常常這樣想：做出怎樣的一件事情來，他們才會把我趕出這舖子呢？

冒着雪的行人，靜悄悄地晃過舖子門口。——光景是他們正在埋葬誰，送上墓地去。但是有的人在慢吞吞地出殯，有的却匆匆忙忙追往棺材。馬搖擺着用勁地征服了雪堆。舖子後面的教堂鐘樓上，每天報喪似地響着鐘聲。——這是大齋期；鐘聲好像枕頭似的在人頭上撞擊，雖然不覺得頭痛，然而却感到神經麻痺與遲鈍。

一天，當我正在舖子門口的天井裏收拾剛才取出了貨物的木箱的時候，教堂的門房對直朝我走來，這位瞟眼睛的老頭兒，軟綿綿的身子，活像用布巾紮成的，狼狽得像狗在後面追着撕咬他似的。

——神聖的人兒，你偷雙硬底鞋，給我好嗎？——他挑逗地說了。

我不言語。蹲在空的木箱上，他張開口，打了個呵欠，又說：

——你給我偷麼？

——怎麼可以偷東西呀！——我聲明。

——他們都是偷東西的，但是，要尊敬老人家啊！……

他很仁慈。不像我住的地方那些人，我感到他是滿相信我正在打算給他偷的，而且我答應給他放雙硬底鞋在窗櫺裏。

——這多妙呀，——他並不見得高興，可是平和地說。——別說謊，唔，我瞧你是不騙……

他蹲下來，沉默了一分鐘，揩着皮靴底上醜陋潮濕的雪泥，隨後口啣着瓷器的烟斗，突地威脅我：

——假如我要欺騙你呢？我取雙同樣的硬底鞋，拿到主人跟前，我說是你打半價賣給我的？好麼？牠的價錢最多只值兩個銀盧布，你要打半價優待主顧？！

我不願意瞧他，好像他已經照剛才說的那樣實行了，但是他老是那麼和氣地說着，盯住自己的鞋底，口吐着青煙。

——假如，打個譬喻來說，這是主人教我來的：「去，替我試試探徒弟，——他有多少賊物，」要是這樣，你將怎麼辦？

——我不給你硬底鞋，——我生氣地說。

——現在不能不給，要不然就得賭咒！

他捏住我的手，掠到他面前，用冷冰冰的手指敲着我的太陽穴，沒精打采地繼續道：

——你既然這樣也不，那樣也不，唉，要我自己動手麼？

——你自己去請求吧。

——我可以請求一件小事情！請求你去刮掠教堂，你去麼？難道說可以信服一個人嗎？你，小傻瓜

於是推開我，他站起來。

——硬底鞋不要偷了，我不是紳士，用不到穿牠。這，我只是開開玩笑的……爲了你的虛心。復活節到了的時候，我要開放鐘樓。你來敲鐘，眺望一下子城市……

——我認識城市的。

——牠從鐘樓上望下來是更美麗些啊。

他的皮靴尖兒，陷在雪地裏，慢吞吞地朝着教堂的轉角上走去，我瞅住他的背影，惶恐地思索：頭兒真的是開玩笑，還是被主人派來調查我的呢？我懷着疑懼走進舖子去。

沙夏一下子跳出天井來，叫道：

——你見了什麼鬼呀！

我突地忿怒起來，拿了火箸向他揮舞着。

我知道他跟大司務都愛偷主人的東西：他們不拿靴子就拿鞋套藏在烟囪裏，等到出店的時候，塞在大衣的袖統裏。我不歡喜這個，却反而要受威脅——記得主人威脅過我。

——你偷了東西麼？——我問沙夏。

——不是我，只是大司務，——他嚴厲地對我解釋。——我不過幫幫他的忙吧了。他說——要忠實啊！我當然得聽從他，可是這就使我受損失啦。主人他自己過去也是司務，他完全懂得，你不要做聲吧！

他說着，照照鏡子，用他那動作不自然的，散開得好像大司務做事情的手指，整理領帶。他精神勃勃地對我表顯他自己的資格和在我之上的威權，低聲地叫喚我，命令我伸長着手推開鏡子面前的錫板。我比他要高些，有力些，只是瘦骨嶙峋和皮膚粗糙。他呢，豐滿，柔嫩而多脂肪，他穿上禮服跟捲邊褲子，比起我來似乎覺得要鄭重而雅緻一點兒，但他的心眼却是不仁愛的，可笑的。他嫌惡廚娘，那奇怪的，女人————誰也不能夠了解她是善良的呢，還是兇惡的？

——在世界上，我挺愛打架，——她睜大着興奮的黑眼睛說。——我最愛的是那一種打架：比方鷄鬥哪，狗打架哪，農民打架哪！

假如雞或者鴿子在天井裏打起架來，她總是立刻丟了工作，跑去觀戰，直到末了，她還瞋着那幽暗朦朧的窗戶。每到黃昏，她就對我跟沙夏說：

——小孩子，你們幹嗎呆呆地坐着，打架挺好玩呀！

沙夏生氣地說：

——告訴你，傻瓜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是二等司務呀。

——唔，這才稀奇呢，我麼，倒沒有瞧上眼，我把沒有討老婆的都當做小孩子。

——傻東西，傻頭傻腦的……

——魔鬼倒是聰敏的，可惜上帝不愛他。

她的談話，特別使沙夏受刺激，他也愛對她挑釁，但是她呢，懷疑地瞞着他，說：

——嗨，你，蟑螂，上帝的罪魁！

他幾次慫恿我拿墨汁或鍋底灰去塗她睡熟了的臉，拿針戳在她的床褥上，或者開些旁的任何玩笑，但是我害怕廚娘。因為她睡覺挺容易驚醒，她常常失眠，爬起來點燈，隨後蹲在床沿上，瞅住某一個屋角。有時候，她到我睡的坑床後邊來，攪醒了我，沙聲地請求：

——我不是發夢癲，聶克希加，怕什麼，同我談談吧。

我做夢似地告訴她些什麼，她呢，只是蹲着不出聲，搖動着身子。我似乎覺得她那灼熱的身子，薰出一種白蠟的臭味兒，她快要死去了啊，也許馬上一筋斗跌下來仆在地上，就會死去也說不準。我懷着恐怖，開始高聲大氣地說話，但她立刻止住我：

——嗤！回頭吵醒了那些個無賴漢，他們要疑心你是我的情人的……
她老是那麼一種姿勢蹲在我的身邊，彎着身子，手肘塞在兩個膝頭之間，捏住她尖骨頭的腿，她沒有乳房，同時在厚實的粗布汗衫裏面，凸出幾道箍桶圈般的肋骨，許久沉默地蹲着，低着頭，後來突地咕嚕道：

——雖說一個人終是要死去的，但是，怎麼要那樣地痛苦呢……
過了一會兒，不知向着誰說：

——就這樣挨下去，唔？

——睡覺吧，——她說，打斷了我還沒說完的半句話，彎了彎腰，一聲不響地消失在廚房的黑暗中。

——妖怪！——轉背後沙夏就叫她。
我說他：

——背後你才這麼說她呀！

——你想，不害怕麼？

——但是立刻皺了皺眉兒，說着：

——不，當面我不說她，也許她真是個妖怪……

她對於一切都瞧不起，發脾氣，對待我什麼事也不肯寬鬆，朝晨六點鐘，就抓住我的腳，叫：

——還在睡覺呀！燒火，炖「自暖壺」，洗馬鈴薯啊！……

沙夏給吵醒了，馬上就埋怨：

——你亂喊什麼？我要告訴主人，睡都睡不着……

她趕緊沿着廚房移動着兩條乾枯的腿，火紅的失眠的眼睛朝他那一方射出冷光。

——唔，上帝的罪魁，假如你叫我做乾媽，我也許會饒恕你的。

她媽的，——沙夏咒罵，到舖子去的一路上，他都慫恿我：——應該找事情來趕走她，應該留

心小事情，這一晌食鹽不是加多了麼？假如她還要說鹽不夠吃的話，就要她滾蛋，還有火油哩。你幹麼

張大嘴？

——可是你呢？

他生氣地哼了一聲。

——胆小鬼！

廚娘真就死在我的眼前了：她彎下身子去提「自暖壺」，好像有誰迎面推她一下似地突然蹲在地上，接着一聲不響地側着身子倒下去，手向前伸着，口裏流出血來。

我們兩人頓時就明白她已經斷氣了，但是，給恐怖襲擊着，許久凝視着她，連說話的勁兒都沒有。

後來沙夏踉蹌地跑出了廚房，可是我呢，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，身子緊靠着正對晨光那一面的窗口。主人走進來，担心地蹲下來，用手摸摸女僕的臉，說：

——真的，死了……怎麼一回事？

於是馬上開始朝着屋角上的幻術家尼古拉的小像畫十字，禱告，後來朝着廚房的門口，發命令——賈士林，趕快報告警察局去！

警察來了，檢驗過屍首，喝完茶，就走開；後來又帶了一輛破壞的馬車來；他們抬頭抬腳地把她搬到街上。女主人從門限外邊瞧了瞧，命令我：

——洗地板呀！

於是男主人說了：

——夜裏死才僥倖呢！……

我不懂，為什麼說僥倖。睡覺的時候，沙夏非常認真地同我講：

——不要熄燈啊！

——你害怕？

他拿被窩裹住腦壳，老躺着不言語，肅靜的夜，彷彿正在偷聽什麼，期待着什麼，我似乎覺得，下一秒鐘內，就會有人敲警鐘，於是一切的人，突地在城裏奔跑，在大騷動中叫喊。